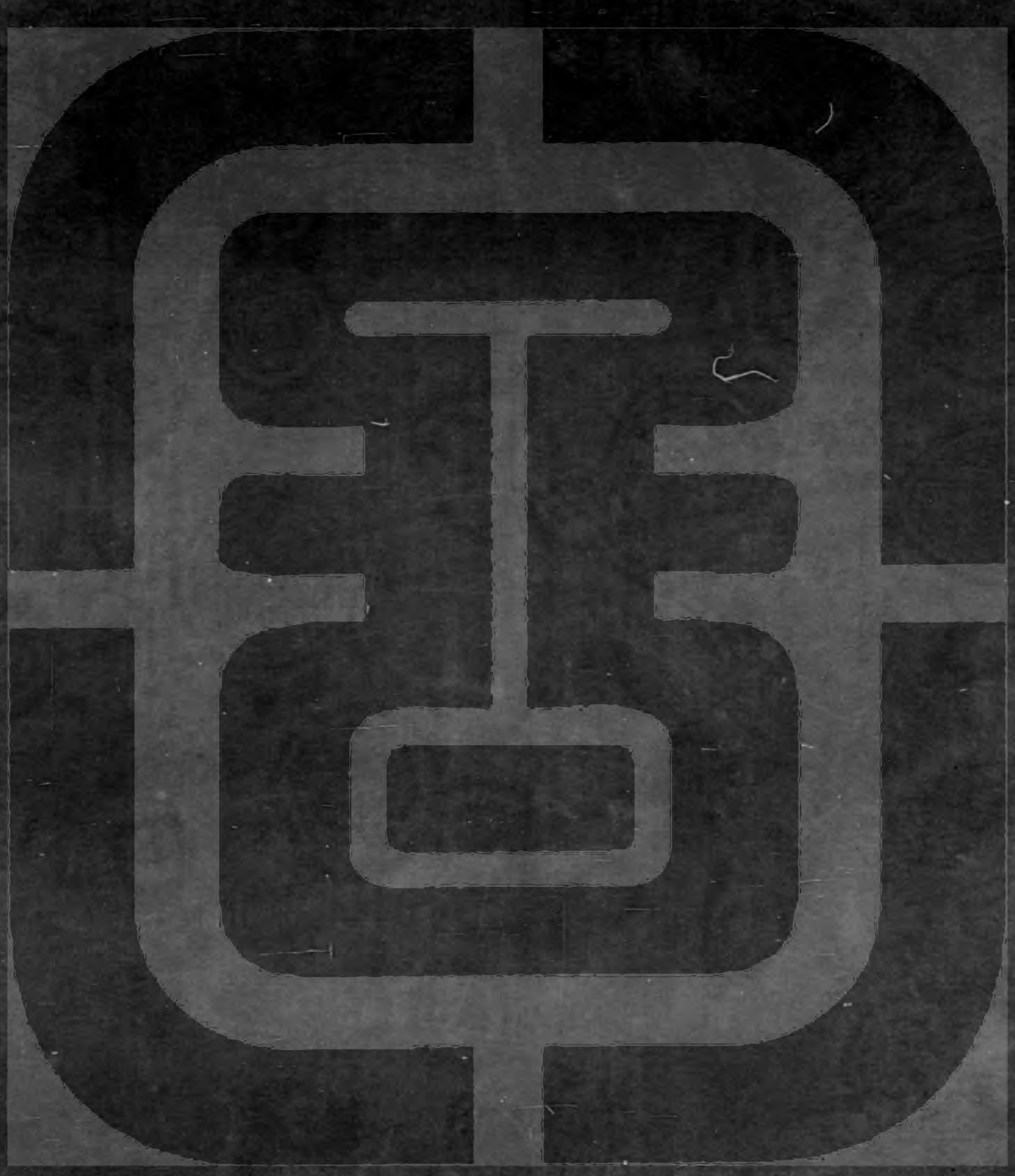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覧



人事部

胷膈乳腹　背脊脅肋　臍腰髀股

臀膝脛　腓腸足踝　毛髮鬢鬠

髭鬚觸髏　肉皮膚骨　筋脉髓腦

心肺腎膽　胃腸膀胱　長短中國人

長短絶域人　肥瘦　美丈夫上下

美婦人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胷　膈　乳　腹　背

脊　脅　肋　臍　腰

胷

說文曰膺胷也臆胷骨也

廣雅曰臆膺胷也

釋名曰胷猶啌〻氣所衝啌許江功

左傳僖下曰魏犨藝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胷膺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胷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献
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乃右手把其袖左手揕其胷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数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
中胷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二匈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吞神珠胷拆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滂膺（許慎曰注滂盧也）
南州異物志曰獠民亦謂文身国刻其胷前作華文
以爲餧山海經曰結胷国爲人結胷（郭璞注曰臆前胁出如人結喉）
貫胷国爲人胷有竅
世説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異大忱小字）
忱曰阮籍胷中壘塊何如司馬相如王大
録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貢雞爲豫章太守有神術
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雞上馬還営中咸走来
視雞胸語曰有頭爲佳吏涕泣曰有頭佳雞曰亦
亦佳言畢遂死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
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搥鏊甚惶
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按胷之此人即應鏊而倒
人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祖傳不宜當棺由戎所

見

膈

說文曰胃心士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膈氣相乱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膈縣從事言至齊督郵言至膈上柱

乳

廣雅曰湩謂之乳

說文曰湩乳汁之也湩音冷又竹仲切

通俗文曰乳曰病疕丁故切

河圖曰蒼帝并乳宋切曰法房星也

春秋元苞曰文王四乳是為含良蓋法酒旗布恩

舒明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

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唯有孤孫續有賢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抱續逃瑕丘界親自哺養乳為生湩遂至成長

吳書曰賴川馮熙使魏辞意不屈魏奋之熙惧見迫乃引刀判中乳房上聞嘉之賜塩米復其門

後漢書曰朱脩之為劇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

安頡園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為頡所擒

又曰昭成皇帝諱什翼卧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甞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貪乳遂大出

淮南子曰文王四乳是謂太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罪莽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齊為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時為侍中從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未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主祭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群盜遂攻郡常着金擒蹤屐戰退輒張帷幔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判史吳郡陸亂平之王子年十遺録曰無老国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禿又年少嫗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十五以上下為月客有身月客絶上為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説曰武子燕肥肥美意常味武帝怪問何由乃尔

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郭充妻郭氏為人凶妬生兒犁民年始二歲
充外入就乳母抱中鳴撮郭遥見謂充愛乳嫗即殺
之兒怕啼泣不飲他乳經曰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彦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有富商
凡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累年不決思彦推案數令
厨人者奉乳自飲以其餘四爭者竊相語遂號哭攀
援不解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號不
自勝請同居如初
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黒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腹胃之屬已自裹盛於外複之
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齊已下為小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比齊已上為小也
易說卦曰坤為腹離其於人也為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尔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三年傳曰楚子圍鄭司馬卯言號叔展
曰有麥麹乎曰無有山芎藭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
曰目於脊井而出之
国語曰叔魚生腹其母歎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

吾為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門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脉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国闔閭為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賊各帰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後詔與諸国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下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礼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剖腹引出肝腸示礼赤心

後漢書曰邉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韶口辯曾晝眠卧弟子嘲曰邉孝先腹便；嬾讀書但欲眠韶僣聞之應之曰吾以邉為姓先為字腹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経義寐與周公通夢静與孔子同意悪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魏志曰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将軍待君意厚異當富貴輅長嘆曰天與明；才不與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八卒

吳録丁固夢腹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然

齊書曰高帝為領軍眷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
帥数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昼卧裸袴梧立帝
於室内昼腹為射的自引滿将射之帝神色不動歛
袂曰老臣無罪眷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
佳射瑚而一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可髂射之乃取
髂箭一發即中帝臍眷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天時平旦至流水側復腹傍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
之訖還内腹中老子曰虚其心實其腹
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
崔鴻十六国春秋後趙録曰佛国澄腹傍有一孔常
以絮塞之每夜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當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唐子曰君以江海為腹山為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
畏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剖朱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吳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尸三百右手決其目左足
踐其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二腹其国分
王子年十遺録曰孫策母夢腸出委地有神女夜来
為其收内腹裏云必生才雄之子方興吳国神女負
策母統吳昌門三匝曰當賜尔此土鼎足於天下
談数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将萬

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尽曾不知竟崔遽檢之玠椚腹白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晒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侯之華與共飲九醞〻為酣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輙使人左右轉倒其夜客別忘刺左右而左右依常為張公轉側至明起反人猶不起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沲

又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彈碁局曰何乃鈞吳人以冷為鈞或詐濁音與鄭相近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劉曰未見他異未作吳語耳

又曰郄大尉在京日遺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郄信曰君往東廊下任意選之門生歸曰郄云王家諸郎皆可喜聞某來覔女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坦肚而食不如聞郄云正好比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

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荅此中洪洞容卿等數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称也

廣雅曰背謂之骶音帝背北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具立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叔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祖而示之皆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閉門闘死于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鬬不益其亢張晏曰亢唯咙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之関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王鎮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曰尔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乱豈非若耶天下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謔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主金千金主因奉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王拊其背曰行矣強飲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伍子孚怒董卓兇毒乃朝服懷刃見卓語畢辞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孚

魏略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拊其背戲之曰卿

得無為劉備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孝修卞於穰丁常言將
我兒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忿遣歸家後太祖就見
之之夫人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頇我共載
歸乎夫人不應太祖卻行戶外遂不應太祖曰真決
矣遂與之絕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
蒙；問肅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
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關
羽實熊虎因為益五策肅於是策席就之拊其背曰
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於此（子明蒙之字也）
車頻秦書曰符堅生肩皆赤色隱狀赴若篆文付因
為符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父之祥因為符氏
唐書曰真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
針灸之所
又曰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真元初吐蕃背盟漢
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趍往以背受刃吐蕃义之
由是與漢衡俱免
尸子曰医竘者秦之良醫為宣王割座為惠王治痔
皆愈張子之皆腫謂竘曰皆非吾皆也子製焉医竘
善治疾張子委製焉夫為身與国亦由此必有所要

製然後治矣 呦音叩又音齲

孔叢子曰仲尼龜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丘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傳称周公背偻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相幼主又孫卿子曰周公傴背不伸也

博初志曰来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献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芹子献之鄉豪常苦於口笑而弃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夫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録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来往聞子敬亡撫心悲惋都不一声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胎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 宋均日結節結也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衣朱衣〻冠弓矢射王車上中心折春王殪車中伏韔而死 韔音暢

脅

說文曰骿并脅也膀兩脅旁也從內劦声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脇

釋名脅〻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顓頊駢幹上法月參集成紀以理阴阳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〻共公聞其駢脅欲

觀其躶浴薄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幹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〻使齊雎從齊王

聞雎辨賜金及牛須賈以為雎持阴事告齊既歸以

告魏相魏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弃於前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

剋期大戰瑜跨馬畧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

仁聞瑜卧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揚吏

士仁遂退晉書曰

周顗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称無對偶

有旧對從北來顗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

便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音蒯生六子

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賁三人

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駢脅卒相秦魏

外国圖曰大秦国人長脅

肋

釋名曰助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毆之伶顧而笑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

臍

說文曰臍肚臍也

釋名曰齊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齊者下流並會合為齊腹（来均曰斉中也四方並湊者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鄧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斉喻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齊中光明達曙如是即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云我截齊罷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南燕録曰慕容德其母夢日入臍中昼夜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頤於臍

笑林曰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児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八九枚内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児所内李子也

腰

說文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躰之中約繼大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腰而上者為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為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人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朕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使腰腹矣

又曰梁鴻妻能作折腰步

晉書曰陶潛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人

于寔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請之豐未辞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佯偏曰妓張淨瑤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

荊王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僞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略之妹為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詭

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於庭中大怒索弓箭

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听妾言

虎不听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未至虎於後射之中腰而覆

墨子曰楚陵王好士細腰故其以皆三飲為節膳息

然後帶扶牆然後起

韓子曰楚陵王好細腰国有餓死人
尸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国皆飢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躰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
不能及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人事部十三

髀股　臀　膝　脛
腓脹　足　踝

髀股

說文曰髀股外也又曰股脾也
釋名曰髀卑也在下称也股固也為強固也
易說卦曰巽為股
春秋元命苞曰脾之為言跂也陰二故人兩髀
尚書咎繇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公既成裂楚人

未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乘師敗績公傷股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又哀下曰衛右圃公孟踰北方而墜折股

戰国策曰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時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掃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勸齊王反狀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股

戰不能言嬰曰人謂勃勇無慮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於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闕崤軍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逐之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乱發矢郃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笮融為流矢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礼之備作上客數年嘗於坐中起至厠中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曰昔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裏生

肉日月〻若馳老將至矣而攻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
瘡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礭以舡載之為明浦尉所得
三国典畧曰後周盧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舉討平
之神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寬令軍人已割其髀肉如
鵝卵矣英伯顏色不変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生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称
其武藝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
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
典畧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渡遼將軍皇甫歸去官
歸安定有人前以貸買鴈門太守者糸去官歸書刺
從規規卧不迎使乎入既坐問啖鴈美乎文以其刺
刮髀聞符至大礼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艶出家為道
呂隆逼之張投門楼双股頓折口誦經色有若俄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盃丁
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医尚父乃以十干日別去箭
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惧越裳氏献白鳥也
山海經曰長股国為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注方曰青龍中司馬吏顏奮女苦風一髀偏枯農
犢民為穿地作坑取鷄矢荊葉燃之今煙内腥坑中
視虫出長尺頭尾赤病愈

臀

廣雅曰臀謂之脽亦謂臎（臎音誰 臎音翠）

釋名曰臀遝也高厚有殿遝也

周易困卦初六日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又姤對曰臀無膚其行次且

国語曰晋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晋国故名之黑臀

膝

釋名曰膝申也可屈申也膝頭曰膞膞圓也因形圓而名之

礼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為舊軍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中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〻惡衣香囊帝膝帝大怒即使殺之

又曰諸葛亮復出岐山詔張郃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為侍中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

之曰蘇則膝非倭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畧曰初表熙納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畜侍姑及
鄴城殺袁紹妻及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伏
姑膝上文帝謂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
仰帝就視顏色非凡称歎之太祖聞遂為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
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其
觀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把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
人仕進可至郡州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国典畧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来者
孰當先至僧辯曰其周弘正乎俄而弘正與弟弘讓
自投迎軍僧辯甚僖謂之曰公可正膝上弘正對曰
可謂加謂膝也老夫何足當之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間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
列女傳曰桀日夜與未僖及宮人飲酒常置末僖於
膝上聽用其言
黃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脛

說文曰脛胻也胻胡朗切
釋名曰胵箜也直而長似物箜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斮朝涉之涇孔安国注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視之

論語憲問耻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不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崇恭而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数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魏畧曰北丁零有馬脛国声似鴈鶩從膝脛以下生馬蹄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胈脛無色

山海経曰白交脛国為人交脛郭璞注曰却脛曲相交所謂交趾也有赤脛民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国

腓腲

説文曰腨腓腲也腨市充切腓符非切腲直良切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亦居則吉

東観漢記曰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羌中矢貫腓腲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経曰無腐之国為人無腐郭璞曰腲音啓又公弟切

韓子曰晋平公與唐交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向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可伸

足

尒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爲足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礼說玉藻曰足容重舉欲遲也
又祭義曰樂正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
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
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
矣不虧其体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
敢忘孝矣今予忘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
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
不徑毋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躰而行危殆
右傳莊公曰鄭伯治喪與於雍糾之亂者剛強鉏君子
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又莊公八年曰齊乱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
猶能衛其足言鮑牽居乱不能危行言遜
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
又成下曰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
又招二年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
縶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跂也婤音周姶烏合切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声子襘而登席

公怒曰必斷而足 事具手部
穀梁傳定公曰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齊以偽詐多變願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 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主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昭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虎祚將終遂称脚攣不復行積行積十餘年王隱晉書曰陶侃為荊州杜弢 音韜 將王真遥語真横脚馬上侃說曰杜弢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奔喪君本佳人何隨之天下無白頭賊也貞聞下其脚辞又順侃知其意使降人喻貞貞乞得失信乃截髮為信蜀賊粮尽真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

其所衰咎云素有脚病向未甞輿亦足自反乃令一
門生二兒共輿之
三十国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棊濟伸脚在局下因
問皓曰聞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礼於
其君者則剥之武子大慙遽縮脚
晋陽秋曰周顗既遇害王彬哭之甚哀敦怒曰周伯
仁凡人遇汝何為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
朝雖無蹇諤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
右見敦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脚痛不能跪拜敦寢曰
脚痛熟與頸痛咸為失色
續晋陽秋曰習鑿齒以脚有病廢於里巷符堅臧獲
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悦以其蹇
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晋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
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三国典畧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剋
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隱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沖以伎術待詔翰林
因言事獲罪於伐宗皇帝詔逐賜酖於路直言偽令
其父拜四方辞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
酖以飲遂迷仆而明日酖洩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
之感父直言亦此自病蹙
家語曰南宮縚音韜見孔子未嘗越屨往来過之足不

履影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獻之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繼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宝焉名曰和氏璧

又曰晉平公與唐彪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禄子夫唐先生無欲也獨通於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

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鬬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没足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昔思勞心夜以接日足清則漬之以水冬寒則抱火愁心昔志縣胆於户出入嘗之不絶於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文履已子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志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且具牛馬之湩湩乱也今江南人炙乎以洗天子之足 乳為湩音寒凍之凍

山海經曰柔利国為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曰留利之
国人足反折跛踵国其為兩足皆大郭璞注曰其人行足跟不着地也
周書曰晋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晋曰吾聞王子之語
高於太山夜寐昼居不安不遠道願一言王子曰吾
聞太師將来吾心甚喜既而見君子喜而又惧吾甚
年少見子而攝尽忘無度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王
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是跔居劬切是以数
也王子曰請入坐遂席弦琴師曠歌無射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来書豕柩明器朽爛無余有
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夕
玉夢一丈大鬚眉尽白来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仍
以杖擊王左脚王覔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十遺録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
飛上天万里之外
蕭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
趙国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随於衛国因結兄
弟長元重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稚重期夕相事
財三千万於空城見〻一老垞兄弟下車再拜曰願
為母〻許焉積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
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
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死亡我男児名焉遺七歳值

乱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識語未竟而卒五子
送喪會朝歌長晨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竊攸得三
重詣河内告杜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
母相識痛不自聊知近為五子所養馳使於三重
會稽典録曰黄昌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婦寧
於家遇賊逐流轉入蜀民；其妻子犯法乃詣昌；
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於姚戴次公
女州書佐黄昌妻嘗帰家為賊所畧遂至此於昌驚
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左足心有黒子常言當為二
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妻
楚辞卜居曰漁父鼓枻世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踝

釋名曰踝跨踝踊也亦因其形踝、也足後曰跟在
下旁曰着地踵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捾錐自厲流血至踝
英雄記曰向詡坐祝牀有兩踝處入板中二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神都王頴曰陸機思馬孫乘備
知機情可考驗也頴於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備加
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

毛　髮　鬢　髻

毛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頭、白有二色）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遍身及足下有白毛）
列子曰禽子問揚朱曰去子躰一毛以濟一世為子乎揚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

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万分之一物柰何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為人身生毛（郭璞注曰臨海東南海中有毛人晉永嘉四年得之也）

列仙傳曰偓（於角切）佺（此緣切）食松實形躰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名姜在華陰山世（又）見之形躰生毛所止巖中恒有鼓琴声自称秦皇時宮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夆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長身三尺

神異經曰八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皆毛毛如獅猴長尺餘見人則開口吐舌名髯公一名猑（音昆）

尋陽記曰桓穆遣人尋廬山下嶺見毛人長大躰悉毛語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入洲在張嶼毛長短如熊周綽得毛人送詣秣陵

髮

釋名曰髮拔扡技擢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入也為寡髮

毛詩鄘栢舟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云言美長也）

又魚藻曰彼都人氏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情性密經操行正直髮之本末无隆杀之）彼都入士垂帶而厲彼君子

女卷髮如蠆蠆蠆蠆也尾赤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又采綠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匊薄言歸沐

匊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飭令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礼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左傳曰中曰初平王東迁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曰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〻余奚能為嫳慶封之黨種二短也放之于竟自言〻衰老不能為之公曰諾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甚或寢處我矣嫳普寢功

又昭七年昔有仍氏生女黮黑有仍古謂侯也美髮為黮而甚美光何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

又哀上曰公會吳于伐齊戰公孫夏命〻其徒具唅玉含玉亦示必死公孫嬴以為餘豈礼也哉言其權時制以宜辟害非以為礼也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斷髮文身斷髮避蛟龍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髮也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国斷髮文身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経曰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听乃被髮佯狂為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賜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持陰事告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笞擊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禄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髮之髮續賈之罪未足也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曰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蘭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觧上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使乃還髮鬚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莽閤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髮鬢

楚漢書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頃失天下是子也為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統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益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為兗州毋亡後歸
視牀處得亡母亂髮光持悲號氣絶復續
又曰献帝幸弘農郭汜虜略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
斷取之
又曰曹操逼献帝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郗慮副勒
兵入宮收后；閉戸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
毀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
亦不知命在何時
魏志曰曹仁討関羽於樊王禁等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還引見禁鬚
髮皓白形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謁高
陵帝欲於陵屋圖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疾薨
魏畧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
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説甄后見譖之
禍不獲大斂被髮復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
如甄后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
沉毅好斷
吳志曰留賛為將臨敵必被髮咋天自抗音而歌左
右應之戰而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侃宿毋

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風先凋
又曰初武帝末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
曰中撫軍壑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牟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到
襄城第九子鄧夢見卤簿行列甚肅見韶曰卿犯鹵
簿應髡刑鄧俛受剔鬢循見頭髮視截如大指大後
又夢見韶截之鄧鈔鄧生還云道過賊賴被髮老人
相救得全鄧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黃延經曰髮神名蒼華

列仙傳曰容城公黃帝善補導事髮白更黑齊先生
稷丘君髮白更黑齊先生被髮鼓琴赤斧餌丹砂毛
髮皆赤阮丘被髮覆且成橫道士兒丘興老于黃庭
經讀三遍通之俱入浮陽山白髮更黑髮長三尺余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
頭髮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玉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馬不飲不食被髮東走已往覆耒其
婦恒追擊録之不肯听止婦頭亦被名曰狂一名顛
一名覆此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昼夜
異苑曰有人誤吞髮更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唉
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小取鉤餌引之得一物長二尺

餘其形似蛇而悉是脂縣於屋間旬日融尽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吳伯陽妻愍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真義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皐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早寡無子奉養繼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鄉人称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耒來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仍使：者梓棺招魂幽野於是舟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灵夫人

益部耆旧傳曰蜀都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後欲問者女乃斷髮割耳以明不嫁

即至平西記室參軍常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

素羙髮五截而尽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国侍

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髮髮欲以媚側室

青：不解久星：行覆出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琳体皃閑雅髮垂委地

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

其故曰臣思僇於內而髮変於外當時称之

唐書曰高祖實皇后生而髮長過径三歲髮與身齊

又曰龜茲国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新
羅国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為餝髮甚長美
家語曰顔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髮早白
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事具炙門
文曰昔齊桓公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夫人
淮南子曰萬術曰理髮龜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記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剋夏而大湯〻乃以身禱於桑林
剪其髮自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曰脩般民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
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
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師不可殺請
自刑因授劒割髮置地許逵別傳曰薊子訓齊人有
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語宿昔問髮皆黑
楚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郄先道
遇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国献姜女国
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〻長丈餘
林邑国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残縛婦女
割頭取髮由是叛乱不復賓伏
廣志曰黄頭夷髮黄如茗蔕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湧起勃欝

方数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亡銅翁仲頭髮常與
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嗟〻有声〻聞数
里翁仲本在天司馬門外為賊所徒至此而歿
談藪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
曰白頭
王子年十遺録曰帝嚳高辛氏娶於諏氏女女生而
髮與足齊墜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逓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
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盃於掌内及股裏
夜還便以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賊曰星〻白髮生於鬓垂雖非青蠅穢

我光儀策名觀国以此見疵將鑷將拔好爵是縻白
髮將拔愁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
而皓素如覽明鏡惕然見悪朝生昼拔何罪之故觀
橘觀抽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縁葉頋戢子手攝
之子鑷咨尔白髮觀世之塗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
赫闔闔藹二紫盧弱冠来仕童髦献謨甘羅乗軒子
奇剖符英〻終賈高論云衢拔白就黒此自在吾白
髮臨拔瞋目號呼我之寃何子之愚甘羅自以辯惠
見稱不以髮黒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材異見不以厚
鬓而獲夲之聞先民国用老成二老帰周〻道肅清
四皓佐漢〻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尔白髮

事各有以尔之所言非不有理曩尊耆耋今薄旧齒
皤、荣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壖難俟隨時之宜
見歎孔子白髮辞尽推誉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従飛蓬
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辞比之国風

鬢

説文曰鬢頰髮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〻賓也賓崖也為面額之崖
也
晉書曰魏造凌云殿牓未題匠誤定之使韋仲将縣
撜書之比訖髮鬢尽白還戒子孫宜絶此法撜音鐙
神仙傳曰薊子訓鄉曲諸老鬢髮白者使宿昔之間
皆黒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
樹薛夜来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制為蝉鬢望之縹
緲如蝉翼鬢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五鬢生角長半寸
吳曾表曰質已四十三矣白髮生鬢

髻

説文曰髻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魋髻服虔注曰今
吳楚椎頭結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墮馬髻
墮馬髻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皆效天戒
若曰冀婦女将收捕吏卒頓曳令髻傾邪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頡子髻大子見頡之家于宝晉紀曰初賈后造首紒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頡子紒也紒音計功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髻者既成以繒急束其還名曰纚子髻始自中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懷之情

唐書曰悅既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取功勲衆皆鄰之曰死生以之悅曰吾雖死寧忘孱意於城下乎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髮結為凡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国入皆為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

世説曰王曇孫年四十便歌謝公召至曇孫作兩凡髮

梁冀別傳曰冀未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好女子年十八許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

枚乘梁苑園賦曰若乃採桑之婦連袖方路靡陁長髻便娟数顧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十五

髭　鬚髯　睫　觸髏

髭

釋名曰口上曰髭〻姿也為姿容之美色

說文曰髭口上鬚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灵王生而可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聵乱子羔滅髭鬢衣婦人衣迯得出曰父子爭国吾何為其間乎

鬢髯

釋名曰頤下曰鬚〻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体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髮精散為鬚髯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切（植將主也）城者謳曰于思（音顋）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髯之皃）

左傳昭二年楚子亨公于新臺使長鬒者相（鬒鬚也欲）（光夸魯侯）

左傳昭四年曰吳越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余皇舟名）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也）使長鬒者三人（長鬒者多鬒與吳異形狀詐為楚人也）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乱吳人大敗之取余皇以歸（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大后拔嫪毒鬚眉為官者

又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能顏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哲疏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為琅邪太守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曰故事二千石新到遣致意乃敢就職博奮髯抵凡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

出府門郡中大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染其鬚
髮進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
皓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国寧相之職今以良為義郎
後漢書曰岑彭吳漢国隗囂於西域公孫述將李育
守上邽帝自盖延耿弇圍之車駕東帰勅彭書曰兩
城若不便可將兵南擊蜀寡人若不知足即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又曰温序拜謁者迁護春校尉序行郡至襄武為隗
囂將苟于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慮同力天
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櫛撾殺人宇曰此義士
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
所逼殺無令鬚汚生遂伏劒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
閭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
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
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選
捃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声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朝士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為

徒隸使視之辟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此鬚直視若有所忽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帰大祖喜將章鬚曰黃鬚而定大奇

魏畧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関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来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黃鬚北伐烏九王聞之曰我黃鬚定可使劉備使劉封挑戰王責曰責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乎黃鬚未擊之

吳録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帝桓進將鬚曰臣今日真謂將虎鬚也

献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為劉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生嘲之曰昔吾家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称曰諸毛統涿居乎裕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迁為涿令昔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須故裕以此反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未降関羽護前書問諸葛亮：荅書曰孟

超當與益德爭先未若髯羽之絕倫羽多之未故亮
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太寒帝
涕泣霑鬚皆為氷焉
鄧粲晉紀曰潁陽令羊賜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
逐嗣；銑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哭太守君虞聞大
怒手劾功曹（虞子王卿長沙人也）
又曰王庞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
白髮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皁纏之陸云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溫少與沛国劉惔善惔常称之曰溫眼如紫
石稜鬚似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鑒及幸故數萬人于時人有
高鼻名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録曰劉聰以譏愚故誅啓事曹光；臨刑
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甚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余
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秦録曰符堅每日自王丞相夢後鬚髮中白（王丞相愆也）
来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彦回悅之以白帝；令
就之彦回不從主曰君髭鬚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卑侮群臣各有称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国典畧曰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鬚公
文宣嘗飲酒酣搤惇須称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
惇不敢復長人號為齊鬚公
又曰侯景使宋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
撫軍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
姓奔告方諸以五色雜綵編鮑泉白鬚對之双六弗
之信也告者既衆方闔命門縣門未下子仙已入方
諸等膜拜面鮑泉遁于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鬚間綵
疑愕憚之及其被執莫不驚笑
又曰李庾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卞每接
梁客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庾可語耳庾無鬚
髯人謂天閹崔諶嘗戲庾曰教弟鍾鬚取錐刺而為
竅以馬尾插之世傳諸崔多悪疾以呼沌為墓田故
庾荅之曰先以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邢
邵笑謂諶曰卿不諳李庾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贇有失德柱国王軌因内宴上壽将武
帝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
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来者太宗問曰
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太好
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遂改授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逢頭而髯

孫卿子曰傳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性見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謂無病而自灸疾走料虎頭編尾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曰子高曰臣見臨屠商馬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紈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子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荅曰非所願也但欲君修礼儀富百姓使仅得寄拏於君之境內則其庸多矣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戚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疆者自言四千歲敢為虛言云見老馬人長大美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鬚鬢今生而有人妨害父母也謹安周書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躓毓語會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事東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又曰郄超為桓温記室參軍有寄才多髭髯荊州為之称髯參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〻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俗說曰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〻多鬚故云尔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人弟呼為長鬚方正

列位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礼異婦出謁客鬚髯鬱然其家之次卿夲手向婦鬢髯即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對蠶哦戴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蠹稚琰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睫

說文曰睫映目嗙毛也

釋名曰睫接也捶於匡而相接也

漢書曰袁盎曰陛下居伐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鮮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三母病〻月昱慘
慼消瘦恨不交睫

列子曰晋国若盗有郄雍者能察盗於眉睫之間而
得其情晋使視盗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
渊中魚不祥郄雍必死俄而群盗殺之

裴玄新語曰尹氏之鏡数睫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銭
竹簟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頭也

廣雅曰髑髏謂之額顱也

魏畧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
冢間無何令排取道邊死人觸髏繫着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搴蓬百指之曰
唯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也

又曰莊子之于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擊之以馬捶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国之
事斧鉞

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愧
而為此乎將子凍餒之患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援髑
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以辦人也諸
子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莊子曰然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泛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為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得髑髏破之以飲酒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浦拆縣有呂蒙冢中有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裴渊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逸者數千而已循除燒骨數得髑髏三万余江南州上作大坑以葬之今名為共冢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榮為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乱人民皆塢壘自固山中火起飛埃絶爛千餘丈樹巔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声謂嶷賊上人皆怕惧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末灑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几野觀化乎八方顧見髑髏委於路傍下據朽壤上負玄霜乎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粮推命以夭遊乎奔喪此土流迁未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荅曰吾衆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脩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

五獄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皮髑髏曰死曰休息生為役勞冬氷之疑何如春水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遥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全其朴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灯燭合躰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人事部十六

肉　皮膚　骨　筋　脉

髓　腦　血　膏

肉

說文曰脢音梅背肉也胂音身夾脊肉也瘜寄肉也瘜音息

釋名曰肉柔也

礼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號之曰骨肉歸於土塊氣無不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北師次於邲將飲馬於河而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

敖弗欲曰昔歲人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
叅之肉其足食乎叅曰若事之捷孫叔倉為無謀矣
戰若不捷叅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史記曰晉公子重耳在齊五年趙襄等謀醉重耳載
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
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
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嫗咎犯名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人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幸居相遇
飲酒曰須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于死
交州名曰士傳曰張重字仲篤舉計漢明帝易重問
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將稱骨度肉也

唐書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毋患骨蒸医云須得生人
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許加五味以進毋
食之便愈黃帝素問曰脾主肉久坐傷肉脾熱者色
黃而肉軟
楚辞大招曰豐肉微骨躰便狷

皮膚

釋名曰皮被也被覆躰也膚布也布在表也
礼記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
見膚（衣取蔽形）長無被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孝經曰身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膚若氷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
其面胑
抱朴子曰素顔経膚惑其目清商流微乱其听
列異傳曰蔡経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経詣井上飲
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蛇〻蛻遂不還
西京雜記曰文君妓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美
容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悅長卿
之才而越礼焉
新論曰髪生於皮去髪而皮不知
王子年拾遺録曰燕昭王三年廣陵之国去燕七万
里或云在扶桑之東献善儛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
携漢並玉晳疑膚骨軽氣馥綽約婉妙絶古無倫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剥人面皮皓月憎其顔之
厚也

骨

說文曰骨躰之質也肉之核也
釋名曰骨堅而滑也似木枝格
孝経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飢骨血成池
史記曰楚国宋五曰不觧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
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
炊易子而食

又曰孔子適周將問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帝王世紀曰殷時有仙文名昌容隔肉見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先是維縣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声寵使案行昔崴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塋埋由是即絶

晉書曰桓公生未期温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使啼嶠曰貢英物也因名温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音

公孫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盜於肉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賈子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呼曰我東北陬槁骨也速以人君塋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令以人君塋之吏曰以五大夫塋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故皆槁骨況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揚由者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国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一焉專車使問仲尼曰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後至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夫

新序曰文王之塋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

人也列仙傳曰甯封黄帝時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之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塟之謂之封

列異傳曰蔣子文漢末為林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為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為彄環照見指上骨嫗華侯万

王子年十遺録曰沐胥国人忽復化為老叟俄兒即死屍爛盈屋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為人矣

搜神記曰有談生無婦有女来為其婦三年生一兒曰慎忽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盗照之腰已上皆肉腰以下但枯骨婦求去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〻有王蒙者單獨常為蔡公所收養蒙長纔五尺似為無骨登牀輙令抱令

扶南傳曰頓遜国人死烏塟或火塟烏塟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鳥如鵝緑色飛来方許啄食都尽歛骨焚之沉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塟取骨埋之

世説曰王右軍目陳玄伯塊壘有正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躰陳露弱骨豐肌

筋

説文曰筋躰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

釋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中之元也

礼記曲礼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礼

左傳衰公上曰衛太子禱曰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公孫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食多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韓子曰淖齒之用齊擢閔上之筋縣之廟梁宿普而死

論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物理論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万人之英得其人則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拔筋

脉

釋名曰脉幕也絡一躰也

史記曰扁鵲以長桑君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尽見五藏病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又曰趙簡子為大夫夢周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

又曰扁鵲過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曰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得切脉望也聽声寫形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捾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

温也中庶子聞入報虨君大驚出見扁鵲於中
闕扁鵲曰若太子病者所謂尸蹷者也是以陽脉下
遂音隊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
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
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脉亂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
又曰扁鵲過齊齊桓公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
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又曰齊太倉公淳于意少而喜醫更師同郡元里陽
公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訣奇音羈術揆音吠術揆度陰陽
病知之死生
漢書曰王莽得擢義黨王孫度使太晉與巧屠共剝
剥之度量五藏以竹遾音庭導其脉知其所終始云可
以治病
後漢書曰　郭玉為人善別脉知人生死章帝令童
男着女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胗其脉玉曰此女雖
言病據脉陽盛陰微臣謂非女子帝善之
三国典畧曰周武帝不豫止於云陽宮內史柳昂私
問姚僧垣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
應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万無一全
鶻冠子曰魏文候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並醫其熟
最善扁鵲曰長兄視神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
名不出閭鵲針人血脉救人生死名聞天下

燕丹子曰田光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宋意脉勇人之怒而面青

論衡曰王莽時省五經平章句帝子郭畧夜定旧記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絶氣滅

崔元始正論曰風俗者国之脉訴也年穀如其肥膚肥膚雖和而脉訴不和亦為休也

髓

說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後五日復見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能及在血脉鍼石所能及在腸胃酒醪之所能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也今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躰病使人召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又曰勾踐頓首再拜荅子貢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紀曰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酈善長水經注曰淇水歷汲郡西南去朝歌城西南東北逕朝歌臺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神將渡水而沉吟难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

腦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夢於楚子伏己而盬己而盬其
老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注柔
物春秋元命曰包腦之吾言也人精在腦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
當車以頭擊閨五結切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国不
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史記曰昔趙襄子以其姉為代王妻後與王遇於句
注之塞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大王殺之王腦塗地
三王典畧曰齐陽南王綽與齐王俱五月五日生武
成以綽毋李夫人非嫡故貶之為弟俗云其日生者
腦不壞爛死後踰一年方許收殮毛髮不落如生人焉
神異經曰西荒中有人長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
虎爪名模豹見人獨自輒就人飲食腦先捕虱人伺
其卧舌出槩地丈餘便焼石投其舌於是絶氣而死
若不如此寤而輒食人腦
列異傳曰陳倉有得異物其形不類猪不似羊莫能
名以献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蝹述常在地
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人以柏焼其頭蝹音偃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婚有勇力恒於別囿孝格熊後
遂空手搏之陷腦而死

血

釋名曰血濊也流濊：也濊乎會切

礼記檀弓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左傳公莊八年齊侯田于具丘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成公上曰齐晉將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曰余病矣卻至曰自師矢合而矢貫祭手及肘余拆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辭張

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朱黑殷也言血多汙車輪不復鮮明也

春秋考異郵曰龍門之下血如江宋均曰龍門戰在魯桓十三年

易也卦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

尚書武成曰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杵孔安

固注曰流漂舂杵

論語季氏曰君子有三誡少之在色血氣未定誡之在鬬血氣既衰誡之在得方剛誡之在鬬血氣未定誡之在色血氣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傍怠慢嘉為撽召其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血出不解又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

漢書曰息夫躬坐詛詆下獄仰天人呼血從鼻出食頓而死

東觀漢記曰逢萌隱琅邪不勞山非礼不動聚落花之北海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
舉国發衰犁面流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嬀皓字元起父為南郡太守坐
事擊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間輙出石叩頭其上流血
覆面父擊得免
虞預晉書曰元康元年河間成都二王舉兵向南都
朝廷北討徵嵇紹為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湯陰百
官侍衛莫不潰散唯紹以身捍寇兵突御輦飛矢雨
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
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着柱終柱
耒於犬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称其免
晉書曰軌傳曰漢末金城人陽城遠殺太守以叛郡
人馬忠赴屍號哭歐血而死
又曰桓温父彝為韓晃所害淫令播預焉温時年十
五枕戈泣血志在復仇
崔鴻十六国春秋後趙録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牘攻
石閔不剋為関所殺横屍枕〻血流成渠誅諸胡羯
無貴賤男女皆斬之死者二十余萬于時高鼻多鬚
至有濫死者
又北燕録曰馮跌讌郡僚忽有血流左臂跃悪之從
事中郎王乗因陳符命之應跃戒其勿言

南史曰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昼夜禱祈時寒下淚為氷叩頭血出亦為氷不溜

陳書曰吳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酺来至號酹尽衰收其血懐之而去

三国典畧曰斉主於凉風堂召孝昭弟二子百年遣左右乱捶擊之又令曳以遶堂所行之處血皆遍地

又曰齊主將殺開府高德正召而謂之曰聞尔病我為尔針以刀子刺之血流霑也

又曰周師圍江陵謝荅仁請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内大都督既而召王裒謀之裒以為不可荅仁請入不得血而去

唐書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乗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

又曰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冠壽陽命李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勿変為変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為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悪積禍盈今承庙筭以致益怨音擡

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

又曰李思摩頡利疾人也授右衛將軍征從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

又曰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裶衫覆面牀下泣涕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馬嵬召左相韋見素見素出店為乱兵所撾血流地上遽令壽王傳詔止之

又曰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下將蔡希德攻陷常山郡執太守顏杲卿長史袁履謙殺掠人吏萬余人城中流血

又曰宝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被事多所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服慄

又曰劉審礼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軍流血洒地行路稱之

又曰牛徽為吏部員外郎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藍（音藍）輿殺竄山南閤路險陜盜賊縱横谷中盜擊徽破首血流被躰而捉輿不輟

莊子曰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燕丹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貫子曰炎帝黄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

鹿之野血流標杆
山海經曰禹煙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
以其地為臺相繇一名相仰
春秋後語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首得趙人
徐夫人；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
縷無不立死者裴駰曰言以；首傷人血出
濡絲縷便立死讀如儒也
說苑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尽而継之以血
幽明録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基得三漆棺移置南岡
夜夢魯肅脩當殺汝父孚復夢見伯陽玄魯肅與爭
爭墓後於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
在長廣橋東一里
汝南先賢傳曰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
規割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忿殺規小吏朔
復判；殺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為朔作
祠壇每水旱輒往祈禱
博物志曰戰鬪死亡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着
地及草木如霜露暑不可見人行或有觸着体便有
光佛拭便分散無数又数咤声如沙豆住久乃滅其
人忽；如失魂経日乃差燐音鄰又音吝
三輔旧事曰武帝發兵攻太子連闕五日虎闕前溝
中血没足
世説曰阮步兵居喪不率礼而志孝称當葬母先食

胞飲酒然後臨訣而哭直云人言窮我將窮矣因吐
血一升氣絶不如人弥時乃蘇

苞

春秋元命苞曰膏者神之液
文子曰人受変化一月而膏三月而脉
異苑曰潘奮豐肥膚内潰裂每暑下輒膏汗流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人事部十七

心　肝　肺　脾　腎

膽　胃　腸　膀胱　尻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礼記礼運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礼
何以哉
又祭義曰致樂以致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易矣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
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緇衣曰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体心莊則体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孝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代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鄧曼歎曰王禄尽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音門木之下

又昭公五年曰周景王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毛詩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驚怒焉如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尚書仲虺之誥之以義制事以礼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以人言咈遠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又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秦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皆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

又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又酒誥曰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尽傷心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体作僞心勞日拙（為道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各日美為僞餝巧百端于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論語曰七十而蹤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史記曰吳公子季礼初使北過徐君好季礼劒口弗散言季礼心之為使上国未献還至於徐〻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劒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子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使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戰国策曰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国不可親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〻然如懸旌無所終薄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坦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鄭崇傳曰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秦崇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東觀漢記曰許輔平原人為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為賊所攻欲以予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伐雄賊等遂戟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輔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蜀志曰劉宗聞曹公未征遣使請降先生在楚聞之率衆南行諸葛亮與友人從廢並從為曹公所追獲廢毋廢辭先生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固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乱矣無義於二事諸於此別遂曹公

晉書曰張華被誅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毋臣不愛死惧王室之難禍不可惻也

又曰阮咸與籍為竹林之遊太原郭奕高爽為衆所推見咸而心醉不覺歎焉

又曰顧和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和方釋風表然不動覬既過顧指和心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

齊書曰陸惠曉眶躬清恪風神俊朗每黙每歎曰惠曉心如月鏡過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卿有志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為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下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地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為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史憲誠離間三軍度衆終不為用乃密表陳情號拜受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虛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

又曰昭宗龍紀元年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剖心以祭周宝

国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誠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

管子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脩理故曰上離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署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国人皆以君安野而好獸公曰夫以獄訟不正則太士子牛存焉馬社稷宗廟不享則太祝子遊存矣倉廩不實申田存矣国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支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四可令四支一日無心乎公罷田乎返

又曰崔杼殺莊公敢不盟者戟鉤其脛劒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於山野命懸於庖厨嬰命有所懸矣成鄙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

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
列子曰魯公扈趙婁齊同見鸠鵲曰公扈志強而氣
弱足於謀而寡斷婁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
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
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藥既寤如初於
是扈反婁齊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不識婁齊反公
扈之室而有其妻子亦不識也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
叔皆明而立文摯從而向明理望之既而曰噫見子
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不達（旧説）

聖人心有七孔
今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
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慱孝多文何謂
易行一欲止淫
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隠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
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莊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又曰萬惡不可納於灵臺（司馬注曰心為神聖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郭象注曰鑒物無錯）不將不迎應而不
藏（秉即應去即止）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弦以自緩董安
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子思曰百心不可得一人
孫卿曰君子之孝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
可為法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
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千百事之門戶者也
朴抱子曰昔西施心痛卧於道側蘭麋芳芳見者咸
羙其容
馬論曰杜恕與宋椎書曰吾年五十不見廢棄者遭
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著地正数斤肉耳何足有所明
耶
傳子曰心有常舍須言而發
又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異苑曰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
陰下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孝矣
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師書礼易皆已
東矣
列女傳曰王子比干諫紂以為妖言妲己謂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括地圖曰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
生去玉閣四方六千里
風俗通曰俗説無恙無病也几人相問無病也案陽

傳上古露宿患恙虫噬食人心几相訪問曰無恙乎
非謂病也
世說曰魏武云人欲危已已輙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刀密来我側我必心動使戮汝但勿言當厚
相報懷刀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
又曰簡文帝之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醫然林木便自有濠梁想覺魚鳥自来親見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肝

說文曰肝火藏也
釋名曰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体狀有枝幹也凡
物以木為幹也
樂動声儀曰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水之精也
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
枝葉
史記曰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黨數千
人横行天以竟以壽終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
流離中野不可勝数
又曰息夫躬絶命辞涕泣流兮藿藺心結愲音骨兮傷
肝魏
未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字鴦虎先入殺誕

敢其肝

續晉陽秋曰會嵇太守謝琰拒孫思恩悵下都督張猛於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〻刳肚生食之

崔鴻十六国春秋北凉録曰馬權兄為凉將綦毋詡所殺權後殺詡食其肝

括地圖曰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穴處衣皮

莊子曰盜跖居太山會人肝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尽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見肝尽哀而止曰臣請為襮音博因自殺先出其肝内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衛高衛注曰襮表也

賈子曰武王伐紂〻鬬而死棄之王門外民蹈其復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以幃守之民褰而入以石抵之者猶未止

唐書曰天宝三年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声京師訛言官遣振捕人肝以祭天拘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談藪曰徐摛好為躰一人病癰曰朱血畫寫斜看紫肺正市紅肝

肺

說文曰肺水藏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欝也

毛詩湯乘柔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鏐音畱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全之精義者断之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全色白繫於鼻

脾

說文曰脾金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始論車師之西国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為言併也所以併積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繫於舌

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属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

尚書盤唐曰今我其敷心腹腎腸腎腸歷告尔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腎主鼻

白虎傳曰腎所以治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黑陰故腎雙居

膽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史記曰吳既赦越王勾踐返国砦身焦思置胆於坐
卧即仰飲胆曰汝志會稽之耻乎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国人容貌短小心膽裂
從太祖為悵下吏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
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
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少必不来攻太祖從之紹
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胆過賁育
又曰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地衆十余萬諸將以
為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胆薄土地雖
廣粮食豐適所以為奉吾也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
曰朱然胆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朱然節鎮江
陵
又曰朱然長不過七尺氣候分明内行脩絜其所文
彩唯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〻常存戰場臨急膽
定尤過絶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
見輅〻造之客百余人有能言之士輅謂之曰府
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
觀惧失精神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
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輅與人人荅對言皆有余

趙雲別傳曰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云留守營曹公
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千萬囊黃忠為可取過期不
還云將數千人出圍視忠值曹公陽兵大出為前鋒
所擊且却公軍散走已復舍云陾敵還入營更大開
門偃旗鼓公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鼓震以戒弩於後
射公軍公軍驚駭因將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
明日自来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
宋書曰大學生會稽魏淮以才孝為主融所賞既欲
奉子良而淮鼓成其事大孝生盧義立園寢竊相謂
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目中矣又融誅召淮
入舍省結問遂惧而死舉体皆青時人謂淮膽破
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
者後得帰未懿宗以為同反盡生剝取其胆然後行
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隣曰胆欲大而心欲小
黃帝素問曰胆者心中之官斷決出焉
白虎通曰胆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者若不
忍故以膽斷是以人者有勇故膽斷也肝胆異處何
以其相為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不
色青木振張者是其效也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
明人直来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来即見腸胃

五藏歷然人有疾病在內即掩心照之即知病之所
在女有邪心則胆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胆張
心動者則殺之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胃

說文曰胃穀府也
釋名曰胃圍也受食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胃者脾之府主稟氣胃者穀之委故
脾稟氣也
魏晉曰陳思王精意著作食飲損減得反胃病也
物理論曰腹胃五藏之府陶治大化也

腸

說文曰腸大小腸也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史記曰聶政刺殺韓傀因自披面抉眼目屠出腸遂
以死
又曰衛霍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興他將
爭有功常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為少府不肯就
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
行羌胡敷腸狗態（言羌胡心腸獘惡情態如狗也）臣禁不能止
魏畧曰丁冲為司隸校尉後數歲遇諸將飲美不能

止醉爛腸而死

吳書曰孫堅母懐堅薨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惧之告隣母〻曰安知非吉徵

梁書曰王偉嘗為侯景作檄湘東王及景敗獲偉王怒釘其舌抽其腸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

白虎通曰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礼〻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王子年十遺録曰北有浣腸之国從口中引腸出〻而浣濯之更遞易其五藏浣畢嘯傲而飛焉

楚辞九章曰惟郢路之遼遠腸一夕而九迴

膀胱

廣雅曰膀胱謂之脬音包

釋名曰胞鞄步交切也鞄虛空之言也主以虛承水也

汋或曰膀胱言体短而横廣也脬與胞同音

春秋元命苞曰胞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断決膀胱亦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也

尻

說文曰脽尻也

釋名曰尻寥也所在寥牢深也

漢書曰文帝嘗夢欲天下不能者一廣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牙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見上而居革帶之下処也竟

而之漸墓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文帝其說尊幸之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功洛大駕幸北城觀上看孟豹
軍人擘尻面天子豺土皆切後大人降長沙王以豹軍
人辱帝東市斬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
輔之亦不怪也常窺輔之屬声曰彥国老年不得為
亦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遂呼人與飲酒其為放達
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無尻国主亦仇亡
淮南子曰北方人下尻

人事部十八

長中國人

長中國人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

長大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就之如泉望之如斗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爲相御擁

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

長絕域人

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人
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又曰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怳之
又曰金日磾父以不降見親與母閼氏弟綸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帶拜爲馬監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絶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故虜自謂巨毋霸出於逢來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借客執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東觀漢記曰馮勤字衛伯魏郡人曾祖父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万石馬凡弟形皆偉壯唯勤祖優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

似之乃爲子汎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費遠長八尺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費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字元叔漢陽人體貌甚梧身長八尺
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華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
延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要月帶十
圍力能扛鼎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
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温
偉
又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八尺聲如鍾
袁弘漢紀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
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許楷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異勇力絶
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
今之顏子也
晉書載記曰劉曜子胤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
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騎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
三十國春秋曰燕徽其東萊太守王鷹鷹身長九尺腰帶
十圍貫甲跨馬不樓鞍由鐙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
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啜如此非耕而能飽得才貌不

凡堪為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縣是拜遂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鹿緪字處黑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
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有貞亮声高一時
車頻奏書曰符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為佛蓋即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符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
緯貌甚魁梧志委傑腰帶十圍魁偉異常驚而問曰氣卿於
朕世何為所作備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髭眉身長七尺
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
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又曰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素不好声色
北齊書曰肅宇孝昭皇帝諱演宇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
能斷不可窺測長身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度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群書尤喜
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頎然有過人者
三國典畧曰寇萬歸老不服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入
朝萬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
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脉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
切直
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

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氣

帝王世紀曰季歷之妃太姒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又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涼州記曰吕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略寬大有廣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虔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十腰十腰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影附焉

祖仲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水泛溢滿坂津監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称履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璅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声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遠之遂不伐宋也

世説曰滿寵寵子儒儒子奮皆長八尺

長絶域人

河圖王板曰從崑崙而北九萬里得龍伯国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歳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国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胡国人長三丈五尺從北以東千里得中秦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鉄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申食鬼長三十萬丈三千億萬人

鉄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又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服見於臨洮天戒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将受其禍云

左傳文下曰冬十月敗狄于鹹鄋瞞國之君于鹹義蓋長狄也

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牲其功）

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凡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凡弟三人之迭居中国得臣善射射中其自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凡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

國衰有夷狄萌
家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來
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
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子曰汪
罔之君守封嵎之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
長狄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乎子曰長者不過十
丈數之極也
魏畧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車隣国男女皆長一丈
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尺餘跡長三
尺六寸白髮著黄單衣戴黄巾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
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群聖居之帝使巨鼇十
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
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鴻怒侵減
龍伯之国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其国人猶長數十丈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
華山之頂一噏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二萬尋直
上千里傍蔭數国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
爲鮮不足充鋪 音逋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眉臂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尺自稱巨公
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圓如長箕
頭（箕頭髮煩亂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但吞不咋（鋤格切）
此人以鬼為飯以霧為漿名天郭一名食耶（吞食耶鬼）一名
黃父（黃父鬼俗人依此名兩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
腹圓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五（天酒甘露也）不飲五穀魚肉忽
有飢時向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
同生名魚路之人（言魚路者高大不可為路也）一名仁（礼曰仁也）一名信（與天地俱生而不沒故曰信）一名神
又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
知天下鳥獸言語之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
先通先名魚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
輔（百輔圍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
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勢殺陰陽）氣息如人不畏寒
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
蜀王本記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献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洛駝

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該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苦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国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橫洞宜記曰有枝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胷手足各三指

人事部十九

短中國人

短絕域人

肥

瘦

短中國人

左傳襄上曰臧紇救鄫侵敗邾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也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是使我敗於邾小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居魯見知

史記曰秦倡朱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階者寒旃矜之

乃大呼曰汝雖長尚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皆代
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幹敏健於事雖子貢冉有通
於政事不能継也
又曰樓護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為五
侯上客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禄薄朱儒得省見久之朔紿音迫
駡朱儒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駡厭之卻駡也曰上以若曹無益縣官耕田
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
益為国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
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
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
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
金馬門
又曰郭解為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两吏挾乃能行
又曰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毅
長六尺餘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遂形貌
短小帝見心内輕焉及對賜黄金秉傳去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彦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
者誰滂舉以滂帝世祖見滂短小以為不能將帥滂帝有

詞理拜隸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袁宏漢記曰陰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為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録曰張蕃字仲輔為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子淳元延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面谷淳元自謂形容宜絶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拾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録曰宗配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致西平太守

三國典畧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為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之明謂有過軀之用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全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

謂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使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
為不肖故使王耳
孫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短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
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而使于来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劒
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
三分着白圭之袍帶劒持車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
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
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
中遊長三寸三分
纂文曰漢光武時隸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
古文璅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
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
甚怒好俛晏子則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
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
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鮆矲（籀皆反）短也江湘之會謂之鮆（昨啓反）
又曰齊桂林之中謂短矲東陽之間謂之俯（今俗呼小為齊矲煔也俯言俯視因名云）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
劉彥明燉煌實録曰汎游字世震博學善屬文爲人短小
弱冠屢陳損益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
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以爲魚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諺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
短絶域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長有人長九寸
家語曰孔子曰燋僥氏長三尺之短至也 国語同
魏畧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
康居長老傳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倒此國國中甚多
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
里
列子曰從此州以東三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
東北極有人名竫竫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肩冠帶一曰僬僥國 郭璞曰其人長三尺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
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臣靈汝河忽
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方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
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

譎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毋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圖如長朱衣玄冠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虫象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又曰西海之中有鵸鵌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鵸鵌鵸遇吞之上壽百歲在鵸腹不死而鵸一舉千里 張華注曰此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之外鵸鵌国男女皆七寸也

廣志曰東方有一人長三尺召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外國圖曰憔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之偃背風則伏眉目俱足但野宿一曰憔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郭璞山海經圖贊曰憔僥極麼 門可反 爭人唯小四體俱足眉才了

肥

說文曰肥多肉也腰腹下肥也

禮記禮運曰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

既正膚革凡盈人之肥也

左傳衰下曰魯衰公至自越郠重璞盂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公羊傳宣公曰楚莊王圍宋子反乘堞而窺宋城見華元曰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折體而炊子反曰吾聞爲國者銜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之人惡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惡則幸之吾見君子是以情也

家語曰弱士之人肥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常耕縱平遊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親家產日亦食糠覈耳音紇京師人謂麤骨爲紇頭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其婦

又曰張蒼當斬解衣伏質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自士乃言于沛公沛故勿斬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同郡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臼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因後妻鴻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爲赤眉賊所得歌鬻之成叩頭曰凡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東平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腹矣
又曰尸董卓於市天時暑熱卓素充肥腯流於是守尸吏
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後漢典畧曰馬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
餘身體洪大面鼻椎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馬懿奏兗桓範踰城出爲爽畫二策爽不
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五六頭肉令桓範隨
卿滅門也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夭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
晉中興書曰宼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
陳留江淵以能食爲穀伯豫太守陳留史疇以大肥爲
大伯散騎侍郎高平張嶷以狼戾爲璅伯蓋擬古之四凶
晉書曰孝武即位桓溫入朝拜高平陵問左右殷清
答者言肥短溫去向亦見在帝側
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敬挫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剌腹深
五寸洛生肥盛不滔中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宋書曰前廢帝任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
內歐捶凌曳無腹人理始興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佑
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蒸之以太宗尤肥號爲豬
王

又曰沈昭畧性狂雋不事公卿嘗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格撫掌大笑曰瘦以勝肥狂又勝癡

又曰范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声

梁書曰安陵王大春字仁經博涉書傳性孝謹體貌環偉腰帶十圍

隋書曰王世績字闡熙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

尸子曰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人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韓子曰子夏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先王之義勝故肥

淮南子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燕慈毋喻於荊情相往來也

吳質別傳曰詔特進以下會質間曹真肥未鑠曜質召非優使說肥也曜貢曰卿欲部典將過我耶遂爭而罷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常問恪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豊肥肉潰膚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

表奮大惡之悉感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
燭光
會稽典錄曰董孝治匀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井果奔走
以献母母甚肥悅隣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
孝治母肥常君厚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貧土成墳鳥獸助
其悲號衆竟殺不孝子置塚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
方言曰益梁之間凡諱其肥盛謂之臕（如掌切肥貌也）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姓名食噉無十許人遂肥不能
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彼縣令故儀共傳食之一二年中
一鄉爲儉
張顯哲曰古諺文堯舜至聖心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
尺
語林曰孟業爲齊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爲稱之
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朕欲自稱有幾
斤業答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
得千斤
世語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守應邵送家詣太
山州陶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惧穿後垣先出其妾肥
不出逃於廁與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遣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勿肥庾曰君腹何所
憂慘而勿瘠伯仁曰吾無所憂真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瘦

釋名曰省瘦也臞省約少之言也說文曰臞委也瘠瘦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墳衍之人哲而瘠下平衍也
左傳襄三年曰楚子使遠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豫曰
國多寵王弱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大夫老疾受氷而怵爲重壁衣裘禮記王藻曰纊爲袍也鮮食寢楚子使醫視之
復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漢書曰張湯子安世文孫敬爲霍氏外屬婦霍氏反當相
坐安世瘦臞形於顏色宣帝赦敬以尉其意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仍喪諸兄嘗居
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曰龐萌字明凡爲赤眉所得欲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
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謝承後漢書曰陽虎見漢祚將移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
餘年後子脩爲曹操殺曹見虎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梗魚
曰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亂攲之操爲之改容
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上城
陌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
得故耳司空曹操也
三輔決録注曰張氏得鈞何氏得筭故三輔舊女曰何氏
筭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
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筭知凶吉以肥瘦

知貴賤○文子曰神農形頼堯廋將欲利萬人也

韓子曰宓子賤治單父有子見之曰何瘁也曰官事急憂之故臞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故無術御之雖瘁臞未有益也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徐廣晉記曰鄧遐勇力絶人氣盖當世人方樊噲爲桓温叅軍數從征伐爲冠軍竟軍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懐耻忽且忌憚遐因免遐官遐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述異記曰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僇士爲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從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僇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劇理盡

魏明帝手詔曹植曰王顔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來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飡答詔表曰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曰泣涕横流雖武文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尚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容儀

毛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思問賢者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又曰叔於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畋取也

洵美且仁洵信也

又其奧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又倚嗟曰倚嗟昌兮頎而長兮呂忒也頎長貌也抑若揚兮抑美色揚

廣揚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馬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鬈好貌讀當爲權權勇壯也盧重鋂其人美且偲才也

又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左傳曰宋公子鮑美而豐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李八臣失弓而罵武子罵詈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鬈鬚眉甚昌子曰必子彊也子彊武子字爾雅曰美士爲彥

論語堂堂乎張也言子張容貌盛難與並爲仁矣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

漢書曰張子房狀貌如美婦人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

宴毚賤中容貌甚麤說誦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大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又曰張蒼好書律曆為卿史主柱下方書亡歸沛公略地過武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蒼美麗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

美或言沛公赦之後為卿史大夫及為相事陵如父陵死
蒼洗沐常先朝陵夫人立食後歸
又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長大美色而肥或說平於漢
王曰平雖貧美丈夫如冠玉耳注曰此玉比平
又曰董偃始與毋實珠為事年十三隨毋至館陶公主家
左右言其皎好主召見曰吾為毋養之因留第中教書射
御年十八乃冠出則侍內甚温軟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車千秋壯田為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冤上
頗之太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帝悅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公當遂留輔我後年老乘小
車上殿故號車氏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為太子舍人哀帝時為郎傳
漏在殿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
又曰江充召見太一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
之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體其鴻大容貌絶人單于來朝仰視
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直漢相也
又曰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雅容閑雅甚都都閑雅之稱也
又曰薛宣好威儀進止雅容細甚可觀
又曰霍光白皙疎目美鬚髯也

後漢書曰徐防字謂卿沛國人也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戚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時賜與馬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

又曰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难濟吾且逍迟山東以待知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且止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主喬固辭不聽還閉口不食七日而食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狀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又曰馬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眉目如畫閑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耳亡倦

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也上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又曰虞言字子大陳留人也上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虛后園陵在焉時延爲督郵詔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帝善之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爲太常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江表傳曰恪辨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真不虛也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不能論難黃武初
徵拜五官中郎將權遷建鄴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
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又曰孫韶字公禮爲遼將不進見十餘年權還見鄴乃得
朝覲問諸要害遠近人馬衆寡將卒名字具識之所問咸
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
又曰禮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冠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
美範求之毋嫌欵勿與範親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
者耶遂與之婚
又曰孫祖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称爲
宗室顏淵

又曰張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官
郎中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貌俊爽博
涉郎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才名冠世出爲河陽令有
異政累遷給事中美姿儀少時常挾琴出洛陽群嫗相遇
者悉連手縈遶以果擲之盈車而歸
又曰王恭字伯孚累遷爲青兗二州刺史美姿儀人或多
目之云濯濯若春日柳恭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
見之嘆曰神仙中人

又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也齠齔年秉白羊車入市見者咸曰誰家璧人遂號為璧人王武子玠之舅也嘗與遊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若珠玉在側朗然映人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武子每聞玠言歎息絶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武子絶倒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公清女婿王潤為太子洗馬以國亂至江夏玠亡其妻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將軍王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後求住建鄴敦遣之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不見者輒嘆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容貌幼清辯士至大尉嘗執玉柄麈尾與手無別人為之人口中雌黃為世間之一龍我理有所不安者即隨改之妻郭氏賈后之親籍宮中勢聚劍無厭夷甫患之口不言錢妻試之令婢以錢遶床夷甫曰好舉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謂之語曰石仲容狡無雙

又曰稽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澡飾人以為龍章鳳姿質自然

王曰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王蒙字仲祖美容姿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

開生如此兒耶常帽破入市買之群狐悅之爭遺其帽
又曰謝尚論中朝人物劇琰云將乂膚清衛叔寶神清為
有識所重如此
又曰韓壽武帝時為掾有姿容大尉賈充有實女見壽美
心悅之充有異香女竊與壽帶之充怪以問問婢以告
充乃以妻女之
又曰王戎謂王衍神姿高暢如瑾林瑜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文帝重器魏舒每朝會坐罷目送曰魏舒堂堂人頴
柚也
又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夔之子也生木瞀而大原溫
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真英物也年

長豪爽有遠槩姿貌甚偉
又曰王衍神清明秀王澄曰見形似導而神鋒大隅
晉中興書王雅字令式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為文帝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為文帝
所賞帝一見輒歡曰藍田出美王豈虛也哉
又曰孟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
曰此荊楚仙人也
又曰謝朏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
朗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徵將不及朏聞猶以為恨
齊春秋曰世祖常於華林園宴集使群臣各出所能王能
曰臣少為書生請誦封禪書跪前誦之容止可觀音吐蘊

藉上大悅曰樂哉

梁書曰陶洪景字通明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又曰茂字休遠王太原祁人也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嘆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辛緐弟理美姿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徒理燉煌遂以憂死

又曰前趙録曰遊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而貌雅潔洪方精分才也

又曰後漢録曰張謐美姿容貌幼而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傅嘉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又曰劉光弱冠美姿儀自称佛太子從大秦来當至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鄴赤眉信恭之妻二文轉相扇惑聚千人於南山僭称號鎮西擊廣擊斬之于鄴頸血十餘日面猶如生

北齊書曰崔陵子瞻字彦通聰明有文情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武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魚悤裴子

又曰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儒五子並有志行爲世所称璿字祖王聰明機悟

美姿儀為其男北海王肹所愛顧座曰可謂珠玉在傍覺我質穢

又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閒川晏即繪第王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称曰若被雲霧以對珠玉

又曰北平陽貞字仁堅世祖第伍子沉審寬恕太祖称之曰此兒得我鳳毛

又曰陸郎字雲駒洽陽人也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十二國史曰劉忌為齊相身長八尺餘麗肥体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且日客從外來忌

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孰視之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見朝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以王曰善乃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其賞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北史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有將畧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哭之封為魏郡王

陳書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本家微賤年十六猶總角才

敏過人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又曰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為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蘭陵人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蘊藉動合規矩

又曰王瑒字子璵司空冲之第十三子沉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蘊藉

又曰宜郡王叔明字照高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如弱狀似婦人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如素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又曰元善洛陽人也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聰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異苑曰隲陽陳忠女名豊隣人葛勃有美姿豊與村中數女共娶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美丈夫下

美婦人上

美丈夫

唐書曰張知謇蒲州河東人徙家于岐少與凡知立知晦弟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踈朗曉文理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崔湜美姿儀有才明第液滌及從凡泣竝有文翰居清要每寔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

龜也海子郎液小名宦至殿中侍御史

又曰盧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貞觀初為泰州都督府
户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辨擢拜考功員外
郎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户口數承慶叙夏商後近
干周隋皆有依據上嘆賞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
選事

莊子曰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
遺德立雖不吾譽吾亦自知也

傳子曰玄胤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
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壁

又曰謝哲字顗預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
然為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別傳曰宗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於是
名震京師復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宗唯
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晉謝安別傳曰王珣以疾辭職處餘卒桓玄與會稽王導
子書曰珣神清朗悟經史明徹流風之美公私所寄忽再
喪失歎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

荀氏家傳曰荀悦字仲豫儉之子早卒悦年十二能說子
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讀一覽多能誦記性靜
美姿容

又曰荀奕字令則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數喚之年十五擬國婚之不欲連姻帝室乃道沙監司長追尋不得已遂尚潯陽公主風氣英委明鬚眉俯仰眄睞容止可則

皇甫謐逸士傳曰或問許子將荀靖與荀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何晏別傳曰何陽南陽人大將軍進之孫遇害魏武納晏小養於魏宮至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絶美武帝欲以爲子每扶將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性不相貫

管輅別傳曰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二事言卿樂酒量温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即鄉有水鑒之才所見者妙仰觀如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吳地記曰陸閣字子春暢也姿容如王威儀秀異光武升臺而見儒之突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國典略曰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暢河間邢晏每與之言歎其高遠稱之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父襄嗣業晉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清河太守卒行二而已

又曰梁楊白花字長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勇力容貌環偉

又曰山公目稽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又曰稽叔夜之其醉也隗峩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人久聞其姿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發遂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又曰人歎王恭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王又軍見杜洪理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又曰裴叔則有俊彩容儀脫冠麄服亂頭皆好有人見之曰裴叔則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時人目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

又曰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義奇之曰自昔諸子弟造之曰此人冰鑒也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又曰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簡令淑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怡和

又曰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悅）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氏譜曰坦之娶陽范注女甯姊姊生悅）

又曰庾子嵩目和矯森如千丈之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夏有棟梁之用也

松楊玠談藪曰張緒字思舅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志瘦永明主見靈和殿前称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風流愛似張緒少年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王謂玉

曰體貌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玉謂王曰身体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美少年駿馬鐵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帝鑄金鞭步搖如飛鷺劒鍔以舒蓮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也

美婦人上

周易曰治容誨淫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妹美色也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彼美孟姜詢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英不楮也

又曰野有蔓草靈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楊婉兮

又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潭公惟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秦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又曰孌彼諸姬孌好貌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氏臣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惡而天鍾美如是將必是以有敗也昔有仍氏生鬢黑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百封古諸侯髮美白

鬢實有豕心（夔舜典樂）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尤異也）

又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美色曰艷）

又曰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

又曰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

公羊傳曰驪姬者国色也（其顏色一国之選）

又曰邾娄顏夫者人姬盈女国色也

爾雅曰美女爲媛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燦今以美物帰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賈逵注曰燦美）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燬三日不朝遂推南燬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又曰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爲陰姬乃謂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令至境入都邑殊無美者臣未嘗見人如山中陰姬者其眉目准額權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后以絶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立於衢閭之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国寡人未見

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乃資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恣令
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千金斤請供箒秣張子請王
醼之王召鄭袖而醼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地
遍矣未嘗見人如此之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
曰吾固知天下無兩人矣
史記曰紂囚西北而閎夭之徒以有辛氏姜氏献紂紂大
悅乃放西北
又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武帝有詔不得見
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餘從者数百
人前來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觀
其体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邢夫人故衣獨
身來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於是乃伭頭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謂曰姜女入室悉女之仇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凡迓年
善歌舞侍上起歌舞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
人城再顧顧人國寧不知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迓年有女弟上乃召
見之實妙麗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愍焉圖畫其形
於甘泉宮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
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東觀漢記曰趙喜與交人韓伯仲欲 武関仲伯以其婦

有色恐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喜貴怒仲伯以涩塗其婦而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輒為求哀言其病遂脫

又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悦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美女二千人充趙之卒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可七八十帝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黑侍衣軒者亦如之

魏畧曰初紹袁子熙納甄后熙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皇堂上紹妻自縛文帝語夫人袁令新婦舉頭姑捧乃后令仰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称嘆之太祖為迎也

吳志曰周瑜從孫策攻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又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處女有色才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盡哀乃去

晉陽春秋曰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為容服帷帳甚麗專房宴寢歷数年後婦偶病亡未殯傳嘏往唁粲不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鄧燮晉記曰杜弘至長沙涼前始與太守尹虞二女皆国
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為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投之折其兩齒
于寶晉記曰石崇有妓曰緑珠美知玉善舞孫秀使人求
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使側侍者以告崇崇盡出婦
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縕蘭麝而披羅穀使者曰君侯服御
麗矣然本受命旨索緑珠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
也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
倫殺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劉聰使大鴻臚李恒聘太保
商文謂恒曰此文輩皆姿色超且世太保於朕實自不同
恒曰大保裔自有周與聖源實別聰大悦賜金六十斤
又曰崔趙後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奴
也在中很妬中虎數嘆其貌於大妃大妃給之
又曰前秦初胡堅臧燕慕容仲姐年十四殊色堅絶之
車頻奏書曰符堅時新羅獻美女國有百濟國東
三十國春秋曰後梁呂超殺其君纂后楊氏國色超將妻
焉謂其父恒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
大人本賣女與氏羌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恒不
能疆乃自殺
唐書曰喬知之左稍俊才所作篇咏時人多諷誦之則天
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窕娘美麗

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線珠篇以送與婢
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南史恩倖傳曰阮田夫見盧江阮有妓張耀華美爲廣州
刺史將發要田夫飲設樂見張氏說之頻求此人阮曰不
可田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諷有司以公事憚阮